

中国现代诗论



伊沙◎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诗论

伊沙◎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现代诗论 / 伊沙著. — 西宁 :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5. 6

ISBN 978-7-225-04979-3

I. ①中… II. ①伊… III. ①诗歌评论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0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9110 号

中国现代诗论

伊沙 著

出 版 人	樊原成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0971) 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6143516 / 6137731
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4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5-04979-3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我已经出版了28本诗集，独著的诗论集此为第一本——它虽于2011年曾在台湾出过一版，但内地同行与读者很少有人读到。

这一方面说明，在中国诗坛，我首先被当作是一位诗人，其次才被当作诗评家（后者甚至比我的“作家”身份还要居后）；另一方面说明，与诗歌相比，甚至与小说等文体相比，我的诗论写得太少了。

这是用前后二十余年的时间方才结成的一部书。

与诗歌写作的主动性与计划性相比，我的诗论写作似乎更依赖于某种契机的降临，比如报刊约稿，这使得构成本书的全部文章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并在发表当时就产生过一定影响（有些篇什甚至还产生过较大的影响），有效地参与了近二十年来中国现代诗的发展进程。

这是一位身在中国现代诗前沿阵地的诗人，对于诗歌的发言。

尽管我的职业是在大学教书，但却从来不为职称等目的去写那种“天下文章一大抄”的干巴巴的“学术八股丑文”，以满足那些可恶的学报的刊登需要（想刊登还须上交版面费），所以至今仍是“副教授”——但是，这点儿牺牲是值得的，我确保了自己的诗评还是文章，甚至于是美文，不至于面目可憎、味同嚼蜡，如同木乃伊一般。

多年以前，作家张承志说过的一句话颇得我心：“我关心的是美文。”——将诗评写成纯粹的美文也不现实，但我确实很讲求它的美文指数，即是说：它首先必须是可读可感的好文章。文学批评必须具有文学性，诗评必须有诗感。

另一方面，我也从未降低对其学术含金量的追求，即你必须在诗歌现场和文本中发现问题，在文章中提出问题，通过论证解决问题——你还必须有自己的创见，在满眼都在抄“他说”的环境中，你必须敢于做到“我说”！

事实上，在中国诗坛，有价值的理论创见和见成效的批评文章，几乎全都出自诗人（极少数诗人），而非专业诗评家之手——后者只能在形成事实之后做一份貌似面面俱到，实则不痛不痒的总结报告。这充分说明：如果远离前沿、脱离现场的话，诗歌评论只能无所作为。

我庆幸，在过去的近三十年中，我一直身在现场并冲杀在阵地前沿，亲历了战火硝烟，也堪称“风云人物”，首先是诗人，其次才是诗评家——这确保了我每次发言的真实性、可靠性、生动性，确保了本书将成为中国现代诗发展进程的“见证之眼”。

我曾在一次诗会的发言中谈道：“目前正在走向百年的中国现代诗，从纵向上比较，至少达到了初唐般的成就，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会看到它迈向盛唐的高度；从横向上比较，它目前已经达到一般国际水平或世界中上水平，我相信在我的有生之年会看到它达到世界最高水平。”

我相信目标宏伟便会有人加倍努力！

谨以此书献给款款走来的新诗百年！

伊沙

2014年11月28日于长安

目 录

自 序

第一卷 重论篇

- 3 郭沫若论
- 29 王家新论
- 59 伊沙论

第二卷 史实篇

- 91 现场直击：2000 年中国现代诗概论
- 115 一份可供阅读的写作提纲
——中国现代诗 1968-2002
- 124 中国诗人的现场原声
——2001 网上论争透视

第三卷 独语篇

- 143 饿死诗人，开始写作
- 146 为阅读的实验

- 151 史诗？ 2000？
155 自赏自析（1988—1992）
168 有话要说
221 获奖感言
223 获奖词：我追求空翻腾跃的诗歌
226 活成诗
229 《上菜语言》自释

第四卷 潮流篇

- 235 为《一行》写作
237 编年史
241 诗坛呼唤艾滋病
244 创建诗歌教
247 群架好打
249 我看今日之诗坛
——在《诗歌报》“金秋诗会”上的发言
251 一个俗人谈昌耀
254 抒情与反抒情
255 “新世代”的《诗参考》
259 我所理解的下半身和我
262 拒绝命名的焦虑
264 朴素抒情
——韩东《你见过大海》简论
267 中国当代诗歌：从“全球化”说开去
276 徐江《杂事诗》序
288 侯马《他手记》阅读手记

- 294 从写作内部说《蝴蝶》
——致沈浩波的一封信
- 298 永远是诗人
——吉狄马加简论
- 313 《蓝灯》之光
——2010：冬天的对话
- 336 严力印象记
- 345 秦巴子《纪念》序
- 354 我说“口语诗”
- 357 朱剑，别信命
——《陀螺》序
- 363 他是长安及时雨
——黄海诗集序
- 366 细读长安诗人
- 376 少年诗歌说
- 380 口语诗论语

第五卷 论争篇

- 389 世纪末：诗人为什么要打仗
- 401 两本年鉴的背后
- 403 究竟谁疯了？
- 406 三段论
- 408 伪史记
- 410 北京的文学民工
- 412 擂台边上的战书
- 414 中场评诗

- 416 什么是阴，什么是暗？
- 418 “人话”终于吐出
- 420 作为事件的“盘峰论争”
——在衡山诗会“90年代汉语诗研究论坛”
上的发言
- 424 “看谁更有饥饿感”
——与姜飞同志商榷
- 436 决不“滚开”

第一卷 重论篇

郭沫若论

如果不是这一次，我几乎从未正眼注视过这个人。

作为一名诗歌的从业人员并有志于在业内有所建树的我，竟然在自己十多年来的阅读中从未给“中国新诗第一人”留下过一个位置，而且此种现象在我的同行，尤其是同辈人中竟甚为普遍，这本身就够怪诞的。人人都在急匆匆地往前赶，人人都想着在未来的路上能够成为像他那样的人物，成为一座新的、更新的里程碑，但就是没有人回过头来望他一眼。这已构成诗歌业内的“郭沫若现象”。

而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

中学课本里的郭沫若给我的印象是良好的：尤其是他那优美的散文，名字好像叫《银杏》，然后是《天上的市街》。《科学的春天》——原本是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以中科院院长的身份所做的一篇发言，也仍然是优美的。华丽的辞藻，充沛的激情，很容易博得一位中学生的好感，跟鲁迅相比尤其是如此。不是说那时的我已经知道拿他和鲁迅相提并论，而是在大人们嘴里他们挨得很近。父亲在听到我喜欢郭沫若而不是鲁迅之后发出了两声干笑，后来我再未查实他当时那笑的含义，只是在回想中自己默默地做了如下总结：第一声笑是为我而笑，他的儿子开始知道喜欢谁了；第二声笑是为郭老而笑，这个“才子加流氓”怎么可以和鲁迅比？在此也许我该说明：我的父亲属于我在二十年后痛恨不已的所谓“知识分子”（阶层？）。

我在大学中文系的课堂上认识的郭沫若的形象是模糊的，在相关的课上认识他的途径很多。那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般平庸的教师会告诉你一个照本宣科的郭沫若，嗅觉灵敏、得了风气之先

的激进者开始反思郭沫若的问题——做人问题，与他的文化成就无关。立志于诗歌创作的人（当时为数不少）正在膜拜北岛、舒婷，饱读朦胧诗，并由此朝着西方去了，来不及与郭老和整个五四时期的新诗正面遭遇。此后回头也读，但似乎从不专门冲着他们中的某个人而去，即便是郭沫若。

再往后，只是不断听到有人对他进行反思再反思，这二十年来已经作古多时的郭老终于一步步成长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老年”，沦为在知识文化界内部厮混的分子们的最低觉悟。尤其是甚嚣尘上的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将陈寅恪、顾准塑造为这个时代的“活雷锋”的时候，每每郭老总是被当作第一反证而提及。在这种形势下，反思郭沫若进而批判郭沫若已经成为最好做的一篇文章，成了知识界的最大媚俗。

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我感到可以也有十分的必要面对他了，哪怕仅仅只面对他这一次。当道德批判渐渐深化为对其新诗创作的简单攻击，譬如“一点儿诗味儿没有”“纯粹是大喊大叫”，等等，我感到了这种必要性。我不是天生反感他的人，也不是对诗歌中的“大喊大叫”抱有成见的人，更不是时髦的“新左派”，我只想作为他的同行后进来面对他，面对他之所以成为他的那一部分。

我知道，我面对的是“中国新诗第一人”。

何以成为郭沫若

他之成为“第一”，因为早，当然，也不仅仅是因为早。我和许多人早已接受了这样一种说法，即郭沫若发展了由胡适开创的白话诗。现在看来这实在是一个误解，一个几乎是产生于外行人（对创作而言）的经典性误解，误解的产生仅仅在于《尝试集》的出版早了《女神》一年多。郭沫若与胡适之间不存在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他们分头写作，然后适机出版了各自的诗集。郭沫若后来声称他的第一首白话诗比胡适的第一首要早，这也需要做进一步的考证，但也许没有多大必要去证实。我以中国诗歌后来发展的史实理解，这不是食指与北岛、芒克之间的关系，而是王小龙、韩东、于坚之间的关系——这三个人究竟谁是口语诗写作的“第一”，只能通

过其代表作发表的早晚来判断，这就很无意义，因为三人之间已不可能产生相互影响的关系。这也正是胡郭创作之间的真正关系。

我很想（也想请读者随我一道）用一种最简单、最方便的形式了解一下郭沫若当时所处的生态环境，看看他的前后，也看看他的左右，我选择了如下的“抽样”——沈尹默写于1917年的《月夜》：“霜风呼呼的吹着，/月光明明的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胡适写于1920年的《梦与诗》：“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像，/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语言，/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蓬子（即姚蓬子）的《在你面上》：“在你面上我嗅到霉叶的气味，/倒塌的瓦棺的泥砖的气味，/死蛇和腐烂的泥砖的气味，/以及雨天的黄昏的气味；/在你猩红的唇儿的每个吻里，/我尝到威士忌酒的苦味，/多刺的玫瑰的香味，糖砒的甜味，/以及残缺的爱情的滋味。//但你面上的每一嗅和每个吻，/各消耗了我青春的一半。”康白清写于1920年的《和平的春里》：“遍江北底野色都绿了。/柳也绿了。/麦子也绿了。/细草也绿了。/水也绿了。/鸭尾巴也绿了。/茅屋盖上也绿了。/穷人底饿眼儿也绿了。/和平的春里远燃着几团野火。”徐志摩写于1925年的《残诗》：“怨谁？怨谁？这不是青天里打雷？/关着；锁着；赶明儿瓷花砖上堆灰！/别瞧这白石台阶光润，赶明儿，唉，/石缝里长草，石板上青青的全是莓！/那廊下的青玉缸里养着鱼，真凤尾，/可还有谁给换水，谁给捞草，谁给喂？/要不了三五天准翻着白肚鼓着眼，/不浮着死，也就让冰分儿压一个扁！/顶可怜是那几个红嘴绿毛的鹦哥，/让娘娘教的顶乖，会跟着洞箫唱歌，/真娇养惯，喂食一迟，就叫人名儿骂，/现在，您叫去！就剩下空院子给您答话！……”闻一多写于1925年的《死水》：“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也许铜的要绿成翡翠，/铁罐上绣出几瓣桃花；/再让油腻织出一层罗绮，/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让死水酵成一沟绿酒，/飘满了珍珠般的白沫，/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那么一沟绝望的死水，/也就夸得上几分鲜明。/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又算死水叫出了歌声。//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在如此前后左右的“夹击”下，郭沫若又是什么样子呢？

《女神之再生》发表于1921年，《凤凰涅槃》发表于1920年，《天狗》发表于1920年，《炉中煤》发表于1920年，《晨安》发表于1920年，《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发表于1920年，《三个泛神论者》发表于1920年，《地球，我的母亲！》发表于1920年，《匪徒颂》发表于1920年，《天上的市街》发表于1921年，《瓶》（抒情诗42首）写作于1925年……

不是我说得霸气，而是沫若兄做得霸气——1920年，他几乎是在这一年之内做成了处于发轫期的中国新诗之王，而且没有遭遇丝毫挑战，实在是没有人能够成为他的对手，那时的他真可谓是“高处不胜寒”。他是在“留学生文艺”的水平所构成的环境中展现出一位大诗人所应具备的气象与格局的，凭此一点他便不战而胜。

在此我不想例举他太著名的那些诗，即那些取得了公认的“代表作”，我想在看似随意的选择中让大家见识一下他的能力，目的就是想让你们弄明白一点：郭沫若之所以能够成为郭沫若——是蒙着的吗？

晨安

晨安！常动不息的大海呀！

晨安！明迷恍惚的旭光呀！

晨安！诗一样涌动的白云呀！

晨安！均匀明直的丝雨呀！诗语呀！

晨安！情热一样燃着的海山呀！

晨安！梳入灵魂的晨风呀！

晨风啊！你请把我的声音传到四方去吧！

晨安！我年轻的祖国呀！

晨安！我新生的同胞呀！

晨安！我浩浩荡荡的南方的扬子江呀！

晨安！我冻结着的北方的黄河呀！

黄河呀！我望你胸中的冰块早早融化呀！

晨安！万里长城呀！

啊啊！雪的旷野呀！

啊啊！我所敬畏的俄罗斯呀！

晨安！我所敬畏的Pioneer呀！

晨安！雪的帕米尔呀！

晨安！雪的喜马拉雅呀！

晨安！Bengal的泰戈尔翁呀！

晨安！自然学园里的学友们呀！

晨安！恒河呀！恒河里面流泻着的灵光呀！

晨安！印度洋呀！红海呀！苏彝士的运河呀！

晨安！尼罗河畔的金字塔呀！

啊啊！你早就幻想飞行的达·芬奇呀！

晨安！你坐在万神祠前面的“沉思者”呀！

晨安！半工半读团的学友们呀！

晨安！比利时呀！比利时的遗民呀！

晨安！爱尔兰呀！爱尔兰的诗人呀！

啊啊！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呀！

晨安！大西洋畔的新大陆呀！

晨安！华盛顿的墓呀！林肯的墓呀！惠特曼的墓呀！

啊啊！惠特曼呀！惠特曼呀！太平洋一样的惠特曼呀！

啊啊！太平洋呀！

晨安！太平洋呀！太平洋上的诸岛呀！太平洋上的扶桑呀！

扶桑呀！扶桑呀！还在梦里裹着的扶桑呀！

醒呀！Mesame呀！

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

（注：Pioneer：先驱者。Bengal：孟加拉湾。Mesame：日文汉字“目觉”的读音，意为醒）

如此开放的诗体出现在中国新诗的源头，本来应该是一种大幸运。但现在回头来看，它又与新诗在20年代的传统没有多少关系。

时代需要一个呐喊者，并在新诗的领域选择了郭沫若。但回到诗歌内部，选择的标准又退回到旧有的传统。中国新诗在20年代的真正传统是由徐志摩、闻一多、戴望舒、冯至等人构成的。郭沫若沦为了一个空头标志，说得形象点儿，他是光杆司令一个。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反衬出他卓尔不群的才能。这位降生于四川省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的地主（兼营商业）崽子多少有一点儿天生的因素。这位天才是为发轫期的中国新诗而生的，但新诗在20年代迅速形成的传统又似乎容不下他，作为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被文化传统放逐到职业革命家的队伍中去的。因为革命给了他名望与荣光，而诗歌却表现得全无意义。这一次当我真正地面对他的时候，才有一种最兴奋最愉快的发现：“中国新诗第一人”既是旧传统的“叛逆”，又是新传统的“异数”，这就太对了！“集大成者”？他不是。如《晨安》般这种完全开放的诗体要在中国的大地上听到回声，还得等到浙江那著名的火腿之乡一个姓蒋的地主崽子出现以后，那已是30年代的事了。《晨安》是“大喊大叫”的吗？我怎么读到的是一腔少年的深沉，是少年中国睁开眼时的恬静与欣然，是一个初具规模的大诗人开阔的胸襟与奔放的才情。口称“大喊大叫”的人，是那些认定了诗就要“再别康桥”的人，我们的民族就注定不能出一个惠特曼吗？哪怕他仅仅是徒有其形。

三个泛神论者

一

我爱我国的庄子，
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
因为我爱他是靠打草鞋吃饭的人。

二

我爱荷兰的Spinoza，
因为我爱他的Pantheism，